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8n0234

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

宋 翔公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34 [No. 220(8)]
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上

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

一名「決了諸法如幻化三昧經」。
聞如是：一時世尊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五百人俱。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、摩訶迦葉、須菩提、阿難揵等，率自耆年素行修行——皆棄瑕疵垢除清淨，宿樹眾德，所作已辦；了厭身弊，解識因緣，覩彼五道受有苦器，漏腦諸患種種之穢，無樂三界，常欲捨離。見諸流轉縮心畏惡，斷滅求空志畢泥洹；處往無還永彼靜安，悉斷生死，結網索盡；都無諸漏，已離重擔，獲四神足，致六通行；能住身命存亡從志，度於彼岸坦然為樂。
又與菩薩千人俱——悉尊菩薩摩訶薩，皆一生補處，被大德鎧，顯有佛稱，降現菩薩，班宣道化布諸佛藏；神智異達，已通聖慧，等住大乘，志如虛空；以立廣法過度無極，具足普智明曉權要，總持所覽統攝無限，積眾辯才不可測量；隨俗順導為大橋梁，無上道德而無罣礙，散演深邃無極微妙，悉降魔怨都伏外道，獨步十方周流往還，遊於五道而無去來；如日月殿，若夢、幻、化、影、響、野馬，等無進止，感動一切，濟度生死；三寶之化使永不斷，道普興顯德皆具足。
其諸菩薩悉皆各有，名曰濡首童真菩薩、龍首菩薩、妙首菩薩、大首菩薩、普首菩薩、慧首菩薩、明首菩薩、甘首菩薩、英首菩薩、寶首菩薩，是等菩薩，千人俱也。
是時坐中英首菩薩，承佛神旨而從坐起，嚴齊法服肅恭已禮，偏袒其肩右膝著地，而跪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濡首童真者，古今諸佛、無數如來及眾仙聖、有道神通，所共稱讚，去、來、現在諸成大業菩薩之等，導進無由，為一切師。了深覩遠，道度淵懿，明踰日月智過江海，達越虛空慧辯無極，德顯無上四等普育，慈悲利安仁泰寬濟，弘雅汪洋德無崖邊，如無底泓憺怕曠定，如無像體居于靜寂。儀容無量，於十方土現佛廣化，為諸菩薩所見戴奉，一切釋梵及四天王，咸率禮敬委仰尊重，諸天、龍神、阿須倫眾、迦留羅輩，真陀羅、摩睺勒等，莫不供事，覩世帝王所共奉遵。聖相滿具，光好湛然。吾瞻濡首，眾德具備，諸善若斯，為難思議。願常歌詠顯讚無極，諮嗟歎美流著十方，於百千劫永無懈也。」
其時濡首謂英首曰：「云何，族姓子！法身有煩乎？」曰：「其法身無處無像；又法身者都無煩勞。」

曰：「云何，英首！仁了法身乎？」曰：「法身者，豈有處所、言聲、迹耶？又法身者，無了不了，若響如影，寧所了乎？」
曰：「知法身如幻化影，無了不了，亦無言說。而仁云何舉聲說耶？」曰：「向所言如響之聲，為諸文說著行者耳。」
曰：「如仁言，則其法身，為有內外，有其彼此處于中間。為有數觀，已在二數則有處所。」又曰：「英首！於法身者，都無響應亦無影像，無心無意，無念無識，無言無說，無異無同。無二之趣亦無一歸，於一無一亦無所處。是者，英首！本無法身，微妙印說，極世所歸，無上無比道要之藏。」
於時佛歎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濡首所言，乃應清淨法身說也。」
時座中五百比丘、五百比丘尼，聞濡首所說，皆逮無所從生法樂忍。又舍衛國清信士女二千人，本不發心於大乘行，聞此要說，即自堅固於無上正真道意。萬二千天子，意亘踊躍發菩薩心，各在虛空而歌濡首，積德過劫功成無量。
是時濡首童真菩薩，以其平旦欲入城分衛。整聖無上清淨道服，執御應器，持法錫杖，粗順如佛。機檢典制，度量儼然，庠行安步，進止端嚴，迴旋顧眄光色無量，諸根靜寂常應道定，威儀述敘禮法肅齊，眾德悉備靡不雅然。如猛師子，如大龍王，景福之祚燿出樹園，威相無量德好卓異，暉顏煒曄光曜炳然。濡首童真方出祇門，即自念言：「今入舍衛，必有十方諸土菩薩普來之眾，應承聖旨所感動者，便當如佛。」尋以其像不移所住，己身一一毛孔之相，出化菩薩。其諸化者，覩於十方，悉現其化，一一國土化所化者，各稱言曰：「濡首菩薩稽首世尊，恭問遊居！佛祚康彊，景福無量乎？」
又諸如來所侍弟子，悅目遑憙，各問其佛：「斯從何方乃來現此？」諸土世尊各告侍曰：「有土名忍，佛號能仁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彼有菩薩，名曰濡首，道慧難測，權辯無量，悉於諸國博現佛事。今於彼土興顯大道，故身毛相而現其化，唱此感動，進諸疑惑。」
普土菩薩及諸眾生，見所變化，各聞佛語，億姟菩薩悉得無所從生法樂忍。萬億之眾在生死流，聞濡首名又覩化應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十方菩薩莫不樂喜，願見濡首，聽稟清異上聞之說，微妙法像，得覩其佛及彼菩薩。諸士尋隨無數菩薩，各啟世尊：「欲之忍界覩能仁佛，禮事供養。又見濡首觀聽變說。」諸佛默然，即應受教。各承聖力遷飛彼土，忽升忍界到濡首所。
諸來菩薩咸懷敬仰，或持天華，或擎明寶，或執垂珠，或直叉手，或作天樂，或列虛空散華末香、吹噭鳴珂，或復歌頌濡首童真道顯

普祐無上之德，或欲賓導侍衛濡首，肅恭而行，瞻覩無厭。
是時釋梵及四鎮王、日月天子，諸龍、鬼神各與所輔，亦尋忽至。釋與四王俱同有念：「今濡首童真與無數菩薩、諸尊天人，當入舍衛顯大感動，宜應盡化向舍衛城道，令其坦平而無高下。俠道兩邊列七寶樹，一樹之間有七玉女，各現半身而作倡伎。女容委靡姿媚，面照華色，目若明珠，端正妙異，清聲美辭以歌濡首大吉祥福、清純道品菩薩眾德。步置熏爐燒天蜜香，處有雜華以為供養。登于爾時，道之左側，含毒螫蟲、蟒蝮、虵蚖、蜂蝎眾類，應時咸然消縮毒氣，吉獸瑞鳥進集嬉翔。」
彼時濡首，為無數百千菩薩眾及諸天人而所圍衛，特獨堂堂光色無量。譬日始出高山之嶽，若月盛滿在眾星中，又若須彌異於眾山。如猛師子出于深林，暉顏灼然遂而進焉。適側城門，尋足躡閫，盡境震動。登爾之時莫不驚愕，所在伎器率自鼓鳴，咸曰：「此何吉祥大變瑞應之異，乃未曾有！將佛入城所感然乎？」舉國大小靡不驚喜，心豫忻忻肅恭無量，或上樓閣，或攀垣墻，或窺窻牖，或出門戶，競有悅懌，向佛冀覩神異。
時王波斯匿，與宮正后、美妃、婇女八千人俱，諸子、群臣、眷屬萬人圍衛從行，各懷忻悅惶悹出迎。斯須之頃濡首忽至，為諸菩薩及尊眾天而所衛從，大人相具眾好普備，金顏聖容見皆喜悅，莫不前禮。諸來之眾中有散華，或燒妙香，或散衣寶。檢心恭向，瞻覩無量。於是濡首遂前入城，諸尊菩薩、有勢天神，僉然恭肅追隨所旋，觀見神變又欲稟受道誨故也。
爾時於是龍首菩薩，見其濡首童真菩薩為無數眾而所圍繞，堂堂祥儀並共入城。曰：「族姓子！為所之耶？」濡首菩薩答龍首曰：「吾適此城欲行分衛，多所愍念廣其慧利，為拯世眾一切天人，度義故現行分衛耳。普為諸眾成大導故。」
龍首問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仁尊于今分衛想未斷耶？」曰：「族姓子！吾斷矣。於有見分衛想行者，至於無見無斷不斷，斯謂菩薩清淨分衛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一切諸法無斷不斷，譬如虛空無斷不斷。以是言之，為不可斷。普悉是世、盡魔梵界，一切眾寂及諸梵志、王與庶民，亦無能斷也。何則？龍首！以其諸法若如虛空，本無所有，無起無動，無持無獲，空本無獲，亦無所持，亦不可得。以要言之，一切眾類及世餘法、外邪雜術，悉無所有，無持無得亦無能獲。諸法如此，皆不可得，亦不可持，以本空故，故不可斷。」
「云何，濡首！菩薩摩訶薩當與諸魔為敵耶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法本無諍，不見菩薩當與諸魔而有戰者。若其菩薩與魔為敵，起見法想而有所諍，是菩薩便為恐怯。何則然者？以彼菩薩自興恐弱也。

譬如，龍首！幻師現化，而幻所化了無恐怯。如是，龍首！此菩薩解本空法、無著之行則無恐怖。若有菩薩有恐怖者，是菩薩便不為極世福田也。是菩薩不了空法故，自起恐怯之心耳。」

于時龍首問濡首曰：「菩薩為可得道乎？」答曰：「菩薩可得道也。」

龍首又問：「云何，濡首！其誰可得至于道耶？」曰：「其無名無性，亦無號字，亦無處所，永無所為，亦無得者，斯可至道。」

曰：「云何菩薩當得道乎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若有菩薩欲得道者，當以無發心，亦無念道，不想道場，不念人界，心亦無處、無念、無得，亦無識著，以無見心，是行菩薩，可得至道。」

曰：「仁以何心而發道意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吾無數心，亦無當發；又無甫發，無發不發。又吾亦復不至道矣，不念道場不坐佛樹，亦不得道不轉法輪，亦不化過生死之類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以諸法無所有故，無動無搖，無出無入，亦無所持。以本空故，吾以斯法可得至道。」

曰：「濡首！是為正要、無上、無比之至說也。其諸於斯解如是法，彼則長脫一切塵勞；其已脫于塵勞數者，乃至應永脫於魔波旬。」曰：「非可脫於魔波旬也。何則然者？以其諸魔亦道之數。所以者何？魔及魔天皆悉本無，無取無得，無想無念，以故言之，魔亦道也。」

曰：「何謂為道？」濡首答曰：「道乎——龍首！——在乎一切，一切亦道。道像虛空，道體廣蕩，亘然恢廓，普大含容，靡不周至亦無限礙。如是，龍首！道至一切，一切亦道，斯謂無上真本無道也。」

曰：「仁，龍首！欲得道乎？」曰：「吾欲得不可獲道。」曰：「欲得道，寧非戲行耶？所以者何？如龍首言：『欲得不可獲道。』道何可得乎？若道可得，道為有處。譬如有人興念此言：『吾使幻化坐於道樹，然致正覺。』如是言者，豈非響聲耶？其幻化人，亦不可得，亦不與諸法有合有離，亦無所著，以本空故。若，龍首！一切諸法如幻如化，而起有想，念欲得道耶？又如來說諸法本無，無念無想無所著。其解是者，斯乃得道。諸法無所入亦無能毀，法不與法有合有離，況法與法當有毀乎？法無附合亦不離散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諸法無合，以其本無都亦無我。又若虛空亦無所有，無像無念，無動無搖，亦無戲行。諸法本無，寂寞如空，如幻如夢，無喻無比。諸法若此，都無等倫亦無像也。」

諸來之眾聽濡首所說微妙，踊躍欣喜各懷無倦，渴仰悚恭專心思受。說是如化深妙法時，八萬菩薩逮得無退轉，無量天人發無上意。

是時龍首答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童真菩薩快說是像深邃妙法，為未曾有。如吾從仁逮聞此要，始今日明，為已得道。」
曰：「族姓子！法無言說亦無見聞，吾不說深又無淺說；仁亦不得，道無得不得。何則然者？如卿，龍首！念欲得道，為想戲行處乎？受者墮有望見，使其云有深淺法耳。吾無所說，法無言說，亦無宣暢亦無所行，亦無能說諸法本者。又，龍首！譬如有人而言曰：『吾為幻化。』廣說識法。其化無識，言當說識耶？彼則緣此起勞諍想。何則然者？以化無識，不可為所說。如是，龍首！諸法本無，無所有亦無處所。是族姓子，當了如此解，謂具足法行者也。」
爾時於是妙心菩薩神徹視聽，覩聞濡首在異別處講上要菩薩之談，忽到其所，見大會場，憙而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諸上正士大士之等普眾會此，為何談講乎？」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於諸如來深要法中，獲無正士大士之名。又菩薩者，不自名言：『我是菩薩正士大士。』其有想著，住戲行眾，自稱菩薩，復言大士，又云：『吾為法之大講。』又復，妙心！其響者寧有言『聲出』不？響復有耳識所著不？於響法為有所受持不乎？」龍首答曰：「都無也。」
「如是，龍首！諸法若響，無名無像。其取著者則有戲行，緣戲行故便有流轉。長不解諸法如本無響也，則於生死而行諍想，已起諍行便墮躁動，已在躁動即無生死流於五道。便由不解其無故也。」
於是濡首謂龍首曰：「又，族姓子！如世尊告諸比丘曰：『是比丘！汝等無著戲樂想行，為汝輩說寂寞之行。』念釋師子說法如是，專心一意聽受隨法，入要行忍當無所著。若此族姓子其菩薩解順是說，曉本空淨，於本寂寞明了如是，此乃長脫五道之趣。」
時龍首曰：「誰於生死而有脫者？」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何謂如來所化生死為脫者乎？寧復有去、來、今耶？若是，龍首！聖師十力，以此要言化度生死。」曰：「如世尊常所說教諸法如化，又仁亦說諸法無所有。以是言之，一切眾生為當皆成無上覺道耶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若一切解如是者，此乃至道要行之言。故吾不說法，法無說念，無受無持，無得無失，無言無語。何則然者？以諸法為無所持，亦無所有、無念、無識，以無處所故。又若一切，解諸法如幻、如化、無所有者，則眾生類皆至覺道。譬如——龍首！——幻師所化，然幻者自了化之本末，為化化耳。於諸法亦無所化，亦無住置。普悉是世天、龍、鬼神、魔，及梵天、沙門、梵志，至於極世，無能令幻者於其所化有堅固想。何則然者？以彼幻士自達所化化本自耳，無幻無化，都無所有。而幻者明知一切為化所惑，於無所有而起有想，無常想常，無我想我，著有想念求無想法，望念無色住無所有，由不解本、不了無故，續流生死。若有明曉諸法本

者，彼眾一切則於佛法即無還轉而成正覺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以彼眾生皆在覺道法之數故，故諸一切於佛法而無罣礙，是故眾生悉住佛法也。然眾生等，心亦不寤本空清法，無名無識亦無所住，無戲行，無倚無著，寂如虛空。亦不巢窟無上寂定，亦無所生，又無身法。其有忍於深空法者，此則不離於佛法矣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龍首！諸佛之法終不可以想行而至，其有想著，有言有說有宣有廣，殊不可以得佛道法也。」

於是龍首謂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仁乃快說無思議法。誰當信此一切眾生不離佛法？」

濡首答曰：「族姓子！其世尊子堅住信法，八等之地及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阿惟越致無動轉者，斯諸菩薩已住清淨行空法者，是等當信耳。所以者何？此，龍首！其諸菩薩行如是者，便自誓願：『必紹大業！吾升佛樹，結趺定坐，終不動轉，至于得成無上平等覺。必將來一切諸天龍鬼神極世之前，成其大導，當師子吼。』所以者何？若是，龍首！菩薩了空無想行法，住如門閫、堅喻須彌，無能動者。如是，龍首！其菩薩住空、無想、願法，一切眾生無能動者。又，是菩薩處于佛樹乃至道場，無能動搖。」

問曰：「濡首！何謂佛樹道場之處？」濡首答曰：「何謂——龍首！——如來化處、化所依坐？何謂如來化之覺法及現神變化度說法？誰為如來？其誰化者？」龍首答曰：「吾尚不見如來之化及法身像處，何況所化復現威神，又所說法及所變化乎？一切如化，本無亦化，其化亦化，亦如化耳。」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龍首菩薩！為吾發遣應慎之法，為如彼諸深妙無著法忍說者，是為無上無比之說也。」

彼時龍首謂濡首曰：「於斯妙像要法之說，亦無起行又無入忍者。所以者何？若此，濡首！以諸法本淨，其相本空，亦無處所，亦無巢窟，無色無像，諸法悉等如虛空。若此，濡首！其有法當起法忍者，則如來化亦逮法忍，影、響、夢、幻、野馬、泡沫、芭蕉之屬，亦悉當復成其法忍。所以者何？以其忍處悉空如空，都無起法忍之者。又忍者亦無其起，亦不已起，又無當起，亦無甫起。又其忍者，亦無是處，亦非彼處，亦無中處。此乃無上無比要忍，若此菩薩於是慧心，不恐不怖亦無畏懼，是則菩薩摩訶薩便應無上法忍之行。」

十方諸來神通菩薩，其聞濡首所說深妙，咸悉踊躍皆逮此定。

是時濡首謂龍首曰：「云何——族姓子！——其菩薩者，以無著行得入法忍乎？」答曰：「濡首！若有菩薩想念所向，則為著行，言

吾解深，云：『我深忍明達曉了，吾已至道。』其語此言，皆亦著行。」
濡首又問：「菩薩何行，修應得道？」答曰：「於諸法都無所入，不念諸法，了諸法無。其諸法者，依著因緣，於本為空，獲無所有。是行菩薩，便應道忍。設如此行，為無所行，譬人寢寐於夢所行。」龍首又曰：「然其夢者，不行方隅亦無所行，亦無去來無住無坐。其寐寤已，則達而信：所夢空身，無持無捨，都無執持，無像無相，亦無處所，亦無所有，其若虛空。如是，濡首！菩薩之行，當無所著亦無所入，如空本無亦無戲行。此則極世無上福田，斯乃應受一切供養，為無量導，是最福地，為應最上法忍之行。」
普來眾會率懷喜敬，各所齎華寶以散濡首，瞻覩欣踊悅豫無量。
於是龍首謂濡首曰：「宜可俱進入城分衛。」曰：「仁去矣！行分衛時，無念舉足下足躇步，無念動搖，亦當無處無住無遊，無屈無申，無心無念，無所發行，行無所想，亦無城想，遊無路想，又無城郭、縣邑、丘聚想，亦無里巷、無家居想，無門戶念，無想男女，無想幼弱，都無心想，行當無念——所以者何？以其法行當如是故——亦無所著，無色無像，無起無滅，都無諸想。如此行者，乃應菩薩無上分衛，清淨寂寞要道行也。」
爾時龍首菩薩摩訶薩，忽然於處以如海定三昧正受。其定之德，譬如大海湛然無移，憺怕清澄更無異味，其底深邃不可測度，琦珍英寶普無不有。而海汪洋包羅弘廣，含受萬物淵懿博泰，無邊無崖大水澹滿，諸德神龍而皆居之，眾生巨體所依長育。若此，龍首！其諸菩薩以如海定正受之處，所住要旨無能動搖者。如是龍首，其斯菩薩以法身海，含容一切道寶智慧三十七品，十方依之莫不長育，應無上微妙之法，為無動搖、無言說要行。當知是應如是者，得無退轉定行之地也。
爾時於是妙心菩薩，欲動龍首大士所坐如海慧定正受之處，盡其神力永不能動。時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普悉六反乃大震動，而龍首身及所坐處都不動搖。何則然者？以其龍首住無動搖，住無處所，住無所有，住無想念，住無戲行，住無勞靜，住無言辭，住無所住。斯謂道住。
時龍首菩薩摩訶薩尋從定寤，敬向如來、無所著、平等正覺雨拘文華，趣散世尊而歎讚曰：「自歸於佛天中之天，乃使一切諸會菩薩、十方來眾、諸大士等，眾尊大天及龍鬼神，咸悉逮聞如是之法，無上要旨深妙慧說，為無倚著無巢窟說，為應本空寂寞故也。」
是時妙心謂龍首曰：「仁為覺地六反震動乎？」曰：「族姓子！其有動者當覺地動，地復為之上下四震，唯由其覺動不動故耳。又如

十方諸佛世尊、普大菩薩不退轉等，極世都動，豈能動搖此上尊處。觀諸聲聞、緣覺之眾，彼雖離動，未曉本空，在動之地，自謂無動。了本無者，於此諸法永無動搖，無念無著。如是，妙心！其菩薩以空、無想、不願之行清淨法要，逮無動搖，彼乃永靜安無動搖。」

又曰：「龍首！可行分衛。」答曰：「濡首！吾今已解無上最要分衛之慧。何則然者？緣其逮致如海大定正受之處，始乃自明，為以得無上平等正真覺道，以於生死興顯佛事，為轉法輪以度眾生，為濟因緣離垢根本。唯然，濡首！如吾遇仁，乃為逮值無上善友，遭蒙矜念，心懷悅豫，成立大德喜自光慰。濡首！於吾為覆載首，大無量過度之首，無垢廣普微妙吉首，亦應最上不可議首，願布五體稽首恭禮無上仙聖甘露之首。」濡首答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仁龍首！已為果達野馬、夢、幻、影、響之行，無名無像無所有法。仁今乃應無上大道不可思議來法之祠，以得如海定正受行，共應如此。當知是輩在一生補處，斯者乃為菩薩辯慧，其致是像深妙定法如海定等則離諸想也。」

曰：「仁可行，從分衛。」龍首答曰：「思齊其德，當與仁行。二聖龍遊不亦宜乎！」

濡首曰：「吾無所行亦無去來，又無進止亦無侶遊，不住不坐亦復不行，行無所至來無所由，住無所處，坐無所據，行無所趣。譬若——龍首！——如來現化，寧有去、來、坐起、行遊、臥寢、寐寤不耶？」曰：「化者都無去來坐寢之處矣。」

「吾於諸法亦復如是，無住不住，無起不起，亦無已起，又無中起，亦無當起，亦無甫起。」

龍首答曰：「如仁所言，此為極世難信之說。誰當信仁此盡要慧耶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仁者且聽，豈為無目設舉錠燭乎？夫然炬燎唯為明目耳。如此是像深妙之法，正為向達徹遠菩薩摩訶薩乃能信受是道要耳。其了如此至要之慧，斯則曉解本無行者，此等菩薩為應清淨無上、久修梵行之徒。是曹正士深住於法，信法受法，持法說法之輩也。為在鹿聚已轉法輪，為應賢聖，亦大導師施惠明眼，為應無量雄猛之者，此則無上最妙法者。」

濡首童真發說是時，普大眾中八萬菩薩悉得無所從生法樂忍也。

於是正士妙心菩薩居大眾前，廣然踊躍，掬滿手寶，以恭肅心向散世尊，又散濡首童真菩薩。散訖，忻喜重歎詠曰：「自歸諸佛，為慧聖達，擿霧寤寐碎散癡本，解眾顛倒釋疑除網，順入道明致無上覺者。自歸於法，法之最法，法治多濟療撈霧龍，援雪生死莠茀眾穢，盪除心垢通導迷惑，法為無上修蒙永度。其諸菩薩，久履梵行無上清淨，仙聖明類大神通等，弘顯德者，無上之徒。於此乃逮信

向是像深妙法眾，今普自歸之。」濡首答曰：「若此，妙心！其無脫者，斯當果致無上等覺。」
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其誰無脫耶？」曰：「其有執持，斯當求脫。如是，妙心！法無執持亦無繫著。又，族姓子！法都無脫亦無執持，當誰有脫？無縛無脫諸法，無持無取無捨。譬如人語幻者言：『善男子！為深入人解之脫之所可執持。』幻答人曰：『吾亦非男亦非凡人，吾無所持，當何所脫？』是者，妙心！道無執脫，當觀其無，無本空淨矣。」
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上

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下

宋沙門翔公於南海郡譯

時龍首菩薩謂濡首曰：「去矣，族姓子！東行分衛。」答曰：「龍首！其幻化、野馬寧有東、西、南、北方乎？」
曰：「吾於仁前尚不能言，況敢所說。何則然者？以其諸辯從尊所問。仁即應順如法發遣，一一解散而無罣礙，故吾無辭莫知所對。」曰：「夫達者都無言取，況共乃復有所說乎？是者諸法之無由矣。」
曰：「何謂為諸法之無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無所無者，斯諸法無，是諸法要。以此之慧，乃能通彼眾音聲耳。無所宣布乃為要義，是豈非至要義說哉。」曰：「此續在想行者也。」
曰：「何所行應離諸想？」答曰：「龍首！菩薩不於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界有想，又於法本亦無所行，其本無者亦無所行，以是之行得離諸想。」
說是深邃微妙法時，五千菩薩逮致此慧，二千天人發菩薩心。
時龍首曰：「吾將退矣！以童真非我侶故。」濡首報曰：「吾無去來，亦非有侶，亦無所俱。何則然者？以道無侶故，亦不想念與諸法侶，又亦不與欲行為侶。於本無法，亦不見而有其侶，復與所俱。又本無者，都不言有吾我性，有人、壽命及身養育法。人物言說，識覺所倚著，及其所作行趣之事。諸法之本，本無如此，當與其誰而為侶俱耶？其有侶者，是欲侶俱也。譬如——龍首！——有明達人而念言曰：『如來所化、幻士所化，如是此化，等一無異化。而斯人化，各各言曰：「吾與汝侶，汝與我俱。」』於仁——龍首！——意云何？其此人化為有侶無？」
答濡首曰：「化無侶也。所以者何？用化本無，無所有，無形像，不可得故。」曰：「如是，龍首！於其生死都亦無侶，亦無所俱。其有侶俱，斯則有別。若起侶想，是便與欲俱。明達菩薩當解侶想。何則然者？以其諸法，如幻如化，無侶不侶。欺哉諸法慌忽無信，若夢、影、響，所有如空。想識無安，無處無持無意，無念無所有。已離諸念，於念無念，應本無念。」
曰：「濡首！仁為曾與幻士化人對共語言、行來坐起，又共談會有所思惟不？」濡首答曰：「不見也。」
龍首曰：「幻士何像貌？」曰：「其幻者似人像類，幻之化像亦復若此，合同像耳。所以者何？如其幻化，亦不彼脫，亦不此脫。幻化亦不與人而異，人亦不與幻化有異，人便幻化。如幻化者，以幻化法而問幻事，諸法亦爾。」

又問：「濡首！仁為自曾與幻化復共坐起，有所言談交遊講會、相對住不？」曰：「云何，龍首！幻士及化與欲有異耶？至於吾我及人、壽命、養育之法有異乎？吾以此幻化之說，欲試問仁，知大士於斯有異辯才，當敷何法也？」
曰：「仁如所試，為欲試虛空之幻化法耳。仁便念幻化為有想也。幻者本無，無想無念，亦無形像，亦無所有，已離眾念。」濡首曰：「若此，龍首！法亦如幻，幻化本空，其空無像亦不可見。」
曰：「濡首！諸法無像，不可見乎？如仁所言，一切菩薩摩訶薩等當云何受其封拜得成無上正真道意？為誰知度受封拜者？」
濡首答曰：「云何，龍首！曾行山中為聞響聲，於山中為有響聲出不乎？其聲為有所住處不？以何耳識聞其聲耶？彼聲為有所說不？寧有受持響聲者耶？又復誰共誰聞響聲者？」龍首菩薩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濡首曰：「如此若菩薩解諸法若如響空者，則一切諸音聲如響，離彼眾聲。其諸菩薩以此封拜於無上正真之道，於斯亦無受封荊者。」
十方諸來大菩薩眾，咸聞濡首童真所說，莫不喜踊歎歌無量。
爾時龍首謂濡首曰：「宜時侶行，入城分衛。念其日時，得無過耶？」
答曰：「龍首！諸法無過亦不有時。其處于想行之者，彼則有時不時之想耳。明達菩薩於本了無，解空法者，豈其有時不時言哉？凡諸餘法有時不時，無時非時，乃應無上如佛法律矣。其在算數計時節者，斯則有過、時之想。如諸世尊、賢聖弟子，常自飽足以道智慧，慧無想識，於想無想，行無諸作，亦無想念，無念不念。以此智慧而常飽足，世尊聖眾都無食念，亦不復想有食之事。其如此食而為食者，是謂賢聖應無雜食，若永服食如此食者，是則長演甘露法食者。彼以此食用之為力，能住身命至於一劫復過一劫。所以者何？其如此者，彼已覺了諸法之行故，都無想念，解空清淨，曉了如此，是不復有求食之識，如其凡夫未達者也。又諸如來無上正覺及普世賢聖之等，有大慈、悲、喜、護之心，惠施仁愛愍念眾生，使興於世耳。唯欲濟度五道勤苦故，現入郡國、縣邑、聚落行受分衛，而彼眾聖已離諸食，不食於食，唯以慧解、諸定正受為常充足。其於雜食而續食者，斯受流轉便數生死。用是之故，諸佛世尊以於諸食而悉明了，都無復雜食之想。慷慨喟然，安和住身，能如恒沙復過是數。從始發意，永常無復諸飢渴雜想念也。至在佛樹明星出時，從始所可受食者，彼因此食，其於正士及大丈夫、英雄、龍猛，又至師子、諸調儒夫及眾華孚、正士、秀異、種種蓮華、男子、無上丈夫、法御、天人師，應所當得，應所明了，應所覺達，

悉已了而具足，等於一像，合會智慧，得成無上正真道意也。以是，龍首！一切菩薩普諸如來及賢聖等，唯以此食升致無上正真覺道，便能住壽如恒沙劫，又能踰此復倍無數，而諸如來永無其勞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應於無想食故。無念不念，無合不合，亦不想合賢聖之行，恒便隨順，出諸香氣，自然清淨，無想無念，無諸巢窟，亦無戲行，本空自淨。如是，龍首！菩薩摩訶薩當作此食，乃應法食。」

龍首答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濡首所說法之微妙，吾已飽足於是上食。但聞此法食之要說，便為已甚具足矣，況其長食無雜食者，豈當復食思欲食哉？」

「云何——龍首！——虛空之體，寧當有雜食之食，又言飽足乎？」對曰：「濡首！空無所有也。」

又曰：「龍首！為能飽足幻士所化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云何，龍首！寧可以食飽足中現像耶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又曰：「龍首！夫大海者寧復飽足於眾流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濡首復曰：「如是，龍首！諸法無厭，若如虛空。而仁向言有飽想乎？諸法如空，無想無願，無起無行，亦無所作、無所造，永然無欲，以定以脫，無色無像，無堅無固，了如虛空，都無所持。諸法如此，云何而起有飽想耶？」

龍首又曰：「若是，濡首！有此行者，一切不復食於食乎？而仁說食本空耶？」

濡首曰：「若此，龍首！則一切眾生而無食也。譬如——龍首！——世尊化作恒邊沙人，以食食諸化人。云何，族姓子！彼諸化人以何為食？寧復有食者不乎？」答曰：「化者無想不識，無所有，亦復無食。何況言當有食者耶？」

「若此，龍首！一切諸法有見無見，如幻化也。普諸眾生而不解此，以其不解便即流轉受生死矣。於中觀之，亦無所有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流轉。解生死無如本無者，則一切無受，亦無生死。不曉本空，便有生死。其生死者亦無生死，於其生死亦無所受，亦無所得，何生死法者乎？」

答曰：「濡首！斯言甚善。宜知其時，可共行矣。還於祇樹給孤獨園，吾諸飢渴永為已斷。」

答曰：「龍首！譬如幻士所可化人，而化人言『吾飢渴』，斯寧為飢？野馬法耶！如是，龍首！一切若此。其諸法者，皆如野馬，解此乃解。而族姓子言：『吾飢渴以為斷。』乎？當食斯食，如諸法食，不斷無壞亦無飢渴，一切諸法本已飽足。以故，彼諸凡夫下士不了其本，則作此言『吾飢我渴』，又言飽足。如諸賢聖解諸法

本，彼無飢渴亦無想足，解諸飢渴亦無生死，亦無戲行，亦無想念，彼已無動亦無倚著。諸法已脫，本無著故。」
龍首又曰：「如仁，濡首！諸所可說彼之要言，但說法界也。」濡首復謂龍首曰：「其法界者，亦無說不說，亦無言趣，無屈無申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龍首！法界無所有，言者無說，亦不所說，亦無戲行，無所著，無合偶。彼無想念，亦不有念，亦無所起，亦無滅行。譬如——龍首！——虛空之界，無想無念，無起無滅；諸法亦爾，同如虛空，其本相空，本不可得，亦不可知，其相如是，亦不可得。有能得其相，彼諸如來般泥洹者，亦當可得。若此，龍首！一切諸法都無處所，無色無像亦不可見。以是之故，恒邊沙諸如來般泥洹者，其於法中亦復無般泥洹者，亦無地、水、火、風界而般泥洹，亦無空界，亦無識界般泥洹者。泥洹如是，於泥洹中亦無泥洹；若諸法有泥洹想者，則虛空界有泥洹想耶！所以者何？以其諸法本定而空，諸法靜寂，而復寂於此。凡夫下士之類起有泥洹想念者，因便有吾，言我有受、有吾我受、有壽命受、有人物受。有想識共來解真無法者，即起是想，想念泥洹，以此故而不得脫，便生老病死。取要言之，十二因緣至於大苦眾患集會，為彼之故，言有泥洹。為諸有二想行者，以其不解諸法本無，已不曉了，不覺悟故。與諸如來諸佛世尊、明解深入權行菩薩——宿樹眾善立不退轉，積累功德有大威神，為極唱導無上大師——與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行而違反，起有諍想；又與聲聞、緣覺之眾，與其相違而起忿諍。與彼諍故當受大罪，以其諍故長流生死，當歸不淨極臭處矣！一切眾聖永所不歎，諸上明達所可遠離。譬如——族姓子！——有城郭若復聚落，去其不遠積眾臭穢，於其彼處，人眾趣往晝夜不息，遂增污穢不淨臭處不潔之物也。諸愚凡夫處於五道，起滅不竟眾想無斷，廣其生死，如彼增臭也。以其不明又不曉了，不解其元，不達本無，霧籠茂盛癡冥積故，廣受流轉，增長生死五道之趣，或生地獄，或即餓鬼，復歸畜生，或天或人，神變無常，五道勤苦，災患顛倒，痛痒創楚，眾惱之元，諸苦所由，遂增臭穢，流不淨氣。使彼明達賢聖之眾，乃以為滅，所共貪疾。又諸慧士所可遠離，用是雜垢長不解脫，復使斯類是趣其生，是歸有老、生、老苦極，憂惱萬端，是致病死。殃福追之，善則榮樂，罪則禍隨。以要言之，患變猛集，至其痛熱眾苦合會，而彼以故不脫生死。但由未了其本無故，長受生死如其增臭也。」
龍首復謂濡首曰：「云何——濡首！——得了其本？」曰：「以無心想，以寂寞行，以起靜定，向入清淨。其住是者，則曉其本。」曰：「云何，濡首！何謂為幻之寂寞？」曰：「其解了如幻者，此則幻之寂寞、清淨也。」

爾時耆年須菩提至濡首所，覩其大眾，即而問曰：「諸正士等普來會此，為何講乎？」答曰：「賢者！吾於諸言都無所說。又，賢者！寧聞諸幻人有所說不？山中之響、夢、影、野馬，為有言談耶？復聞有其說者不乎？又，賢者！如來所化寧有耳聲？其復有聞者不？為有識，若受持語言名字句說者不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時須菩提燿然於所坐，慌惚之間寂而滅定。
時舍利弗詣濡首所，覩其普眾大會之場率多菩薩，咸聽濡首所講之說，見須菩提在于彼坐寂而滅定，問濡首曰：「此賢者為何志故，居斯便滅定？」曰：「舍利弗！是須菩提離滅定不與法而有其諍。如是，賢者！此以無諍行，無住無著無巢無處，過諸窟法而三摩越。」
時須菩提作是滅定，從定寤起而向世尊，即偏袒右肩叉手跪，作是言：「自歸諸佛無上覺者，其有顯演如是深邃微妙法像難見之文，不可議說，已斷所著，等離諸想，已得寂安。其不退轉大士等及諸初發意菩薩，逮聞如此勸發之說，豈不快哉！」
濡首又謂須菩提曰：「不於此法有說有勸有彼所向也。何則然者？以諸法無勸無說、無談無識。又此要義，無言無語，無住無動，無去無來，無坐無臥，無倚無處，亦無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是諸法本空無所有，其本不可得故。」
曰：「何謂——濡首！——其本行法？」
曰：「唯，賢者！諸法無行是行之要，當作是行，曉行是行乃為至行也。若此，可共都行求食。」
曰：「濡首！吾不復入於聚落分衛。所以者何？逮聞是要，已離聚落，亦離城想，亦離色想。以要言之，亦離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想，都離諸想而無想念。」
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如此離其想行者，所是云何而進止乎？」
「云何，濡首！何謂如來所化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？以何識法，如來所現化？化以何想而有進止，有所瞻視，復有屈申乎？」
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世尊所歎，仁為最曉空閑行者。」
濡首又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可共詣佛禮事供養。」濡首重曰：「唯，賢者！吾以清淨食而請於仁。」
時舍利弗謂濡首曰：「於何所與吾等食？為當施設何等之食？」
曰：「唯，賢者！其所食者，亦不有食，亦不吞食。又所吞食，亦不色、聲，亦不香、味，亦不細、滑。其所食處，不在欲界，又不色界，亦不無色，不處三界亦不離其中，是則諸佛世尊食處。」
時舍利弗謂濡首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仁所說，吾已飽足。於時是無上食歎之名，況其已食如此食者？」

曰：「唯，賢者！其食不以肉內外眼見，亦不天眼、亦不慧眼處有所見。其食如此，乃應等食也。」
爾時耆年須菩提及舍利弗并諸眾生，聞是歎食之說，即於其處寂而滅定。時妙心謂濡首菩薩曰：「當以何食食須菩提、舍利弗等？為以何食而三摩越？」
曰：「以無漏食，行無倚著食，行無眾食，以此行而行。其作此食者，不復於三界食於食也。」
爾時賢者須菩提、舍利弗從滅定寤，各行分衛。時須菩提入大長者家分衛，其長者婦為優婆夷，見須菩提默然而住，即謂：「賢者！為何之乎？」答曰：「姊！來求分衛。」曰：「賢者！仁續分衛想未止了耶？」曰：「姊！吾從本際已了分衛想。」曰：「須菩提！其本際寧有了未了？言從本際已了分衛想乎？」曰：「姊！如本際空，末際亦空，悉如本空。」
優婆夷曰：「若此，賢者！已悉空者，奚為復說了不了乎？仁便伸手，當施卿分衛。」須菩提即自伸手。曰：「賢者！是為羅漢不了其本，反取滅證者手非？」須菩提曰：「姊！羅漢手無形，不可見亦無屈伸。譬如幻士為幻化人作此言：『何所是幻者手乎？』復言：『可伸幻者手耶。』」曰：「姊！幻手為可見不？又可伸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」須菩提曰：「若此，姊！世尊說一切諸法如幻本空。」「若是，賢者！世尊說一切空，何為賢者續求食？」
時優婆夷未尋與須菩提分衛，重曰：「賢者！可前鉢。」適當前鉢，鉢忽然不現。時優婆夷以手索鉢，鉢而無處，手亦不近於須菩提。優婆夷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此則無著清淨之身，應佛所歎空閑行者。」優婆夷適作是言，鉢即自出。
時須菩提便前授鉢，優婆夷取鉢盛滿飯授須菩提，便謂之言：「賢者！是為釋迦文佛所稱歎，處閑居第一者鉢非？」曰：「姊！如佛所說，空閑行者非有鉢矣。」曰：「如賢者！空閑行者非有鉢耶？」曰：「姊！無也。」曰：「又，賢者！閑居尚無鉢，豈當復有受食緣乎？」曰：「賢者！已記閑居，亦當無羅漢取滅證耶。
又，賢者！食此飯已，當了知食者如幻、所食如化，又如化人食於幻者，亦當如以野馬飲於渴者。其食所食當了如此。明解是者，乃應如來，達三世本，無分衛之行也。若，賢者！其起施念，有想受者，便造有眾分數也。已受數者則有二見，以有二見，便與凡夫流轉五道生死同歸也。」
時優婆夷復謂須菩提：「又如，賢者！諸佛要法，不但受食及與施者，當應了如幻如化，為本無，為無有；至於生死與泥洹法，亦當曉了如夢、幻、化、野馬、影、響，亦如本無。於諸法亦悉當爾，諸法清淨都無所有，無施無受，無戒無犯，無忍無諍，無進無懈，

無定無亂，無慧無愚。於一切法都無所有，是行乃應世尊如法受食。弟子行法其如此解分衛行者，則於三界無雜食之想，亦復不處泥洹之樂也。」須菩提聞優婆夷所說，即惘漠不知所言。
曰：「賢者！泥洹為寂耶？豈無言而不對乎？」曰：「姊！斯何言乃如此？」須菩提曰，「姊！了幻法耶？」答曰：「賢者！吾了諸法悉如幻化，幻者及化亦皆本無、無所有。」時須菩提便於所處忽而滅定，欲知優婆夷志求何乘以為其證，勇辯乃爾，敢師子吼，明解幻法，所說自恣而無罣礙。盡力觀察處，優婆夷為阿那含。曰「姊！已得阿那含乎？」優婆夷曰：「云何，賢者！如來法本寧有阿那含行法乎？又，賢者！法無形色，亦復無來想像之跡，無彼此識，無中間行，亦無所想，無取無證，亦無處所，乃為明了道之行耳。向賢者云：『何處阿那含畢，樂羅漢證法乎？』又，賢者！法無去來，其有去來有所趣向，有所有趣，有起有滅有念有想，皆墮凡夫流轉未解數也。」
是時優婆夷忽於所處，於須菩提前，化于高廣大人交露之座，普現感動光明相像，顯轉無上阿惟越致法輪，令普舍衛境界之內及十方土，莫不聞見此之所興感變也。
爾時空中萬二千天，聞彼所說悉逮一生補處。舍衛國內志菩薩行者二萬八千人，承宿眾德皆得不退轉。十方之眾諸來大士，其聞是說，百億菩薩本得無所從生法忍，復聞是上要說即皆逮一生補處。於是濡首、龍首菩薩，并諸土普來之眾，及舍利弗、須菩提等，俱從舍衛國甫出城門，燿然輕舉忽升虛空。濡首菩薩尋揚身光，威神煒煒照耀暐曄，明影玓瓅踰於日月，普蔽餘光，曶然晃昱乃徹窈冥，如金翅王飛而行焉，一切眾生莫不見者。其所經由彼眾天人，皆聞諸法如夢、幻、化、野馬、影、響、泡沫、芭蕉之要言深邃像說，各懷歡喜慈心相向。一切天人但聞夢幻聲，而化幻法於見無見亦不可得。諸逮聞是像微妙說者，合百千眾得不退轉。
時所經遊於其中間，有長者子其名善意，宿立德本，亦聞濡首無上幻化之要說言，并復覩見神景變化，即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尋自誓願：「吾於來世，得為如來無上平等最正覺道時，所現感動亦當如是。」
濡首見彼族姓子有決得妙、岐嶷之質，欲紹佛種乃發大志，心在菩薩口詠誓願，聲暢一切如師子吼，即請善意而告之曰：「族姓子！汝解諸法如幻化者，必離勞乘聲聞、緣覺之地也，便當成致無上正真道意，又當曉了諸法夢幻之妙法說，悉為無所有。」
時長者子跪而對曰：「蒙解說諸法如幻如化。」濡首重以諸法要言勸發長者子，長者子忻樂之心遂而踊躍。時彼大姓心巨曠解，逮致法忍，八千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時五千天子在於虛空，聞濡首勸

進之說，爝然心解，逮得無從生法樂之忍。咸悉肅然恭敬之至，已禮濡首，忽昇虛空各還本土。
是時濡首、龍首菩薩，舍利弗、須菩提等，還於祇樹給孤獨園，俱詣世尊，稽首佛足却坐一面。龍首菩薩便從坐起，向佛叉手已，濡首童真諸所講談法要之說，具啟世尊。
時佛讚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濡首童真！善說諸法無上微妙，如夢、如幻，如化、野馬、影、響之聲，則是諸慧深奧之至，是諸佛要。斯乃應如無形無像本無幻說。」
時佛顧告賢者阿難：「受是濡首諸法要文。」
阿難敬前長跪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教受之。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？」
時佛重復敷演濡首、妙心菩薩等所說慧要，及舍衛國長者優婆夷為須菩提所現感動，乃至轉一生補處之輪。佛復告阿難：「當受是上要之慧。又是，賢者！此名《濡首無上清淨分衛經》，亦名《決了諸法如幻如化三昧》。懃念受持，當廣宣傳普布演說。又是，阿難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聞斯要，專心信向。是者，阿難！則應面見諸佛世尊；又為濡首童真菩薩必所感，致無上正真之道，會成至佛。況其受持、誦習、諷讀、奉行應者，德極無上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為逮諸佛之慧藏，為得諸佛最上要鎮，又為諸佛之所擁護，普為十方諸現在佛所授封荊。諸佛為手授其決，當成無上正真道慧。」
佛說是已，濡首童真、龍首、妙心及諸菩薩，舍利弗、須菩提等及眾比丘，一切會者諸天、龍神、阿須倫、人與非人，聞佛所說莫不歡喜，前為佛作禮而退。
佛說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